

# 統理人倫 以成王教

## 清宮風俗圖與中國風俗觀

盧宣妃



中國歷代，似乎從未對風俗圖的內容加以定義，近世以來，隨著西方風俗學的引進，卻使關於中國風俗圖的討論，幾乎無所不包、無所不容。但事實上，就傳統風俗觀以「統人倫，成王教」為治世的理想看來，傳統風俗圖的創作，或許也是以此理想作為構思的基礎藍圖吧！

清代宮廷製作了不少與風俗相關的作品，這些畫作也許未以「風俗」二字命名，但其題材或畫上題字，卻清楚彰顯了歷代風俗觀的中心思想。亦即在位者或士大夫階層，希望透過移風易俗，完成統人倫，成王教的政治意圖。

正俗，最其上也。」北魏賈思勰則在《齊民要術》中，闡述了透過農業之業以達國富民安的聖王理想。這些歷代典籍所揭示的風俗觀，即如中國近代第一本風俗史作者張亮采在《中國風俗史》中所總結：

### 文字史料中的風俗觀

誠如班固《漢書·地理志》所述，全國風俗禮樂導治完好之時，即「王教」成立的時候。漢代應劭《風俗通義》也提到：「為政之要，辨風

前人觀察風俗。其眼光所注射。不外奢儉。勞逸。貞淫。忠孝。廉節。信實。仁讓等方面。而尤以去奢崇儉。教忠教孝。為改良風俗之先著。歷代帝王之詔令。士夫之訓戒。每兢兢於此焉。





清 陳枚、孫祜、金昆等 〈清院本清明上河圖〉(局部)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因此古籍中所傳達的風俗概念，並非僅止於音樂、祭祀、神怪、農業、四時、物產、城市等風俗「活動的」記載，更重要的，是期望透過這些活動，體現人民精神品質是良或莠，再藉由「移風易俗」之修正，以達穩定「社會秩序」的政治企圖。此乃中國傳統討論「風俗」的終極目標，並遍布於記載風俗的古籍之中。

除了在《風俗通義》、《齊民要術》，或南北朝《荊楚歲時記》、宋《東京夢華錄》、清《金川瑣記》、《苗俗紀聞》等可歸入風俗範疇之古籍所看到的文字記載外，這些書中的風俗細目，也被清楚重現於歷代畫家的作品之中，此從唐代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、朱景玄《唐朝名畫錄》，及宋代《宣和畫譜》等書畫著錄，皆列有不少相關「風俗」題材的描述，可略窺一二。而相對於「風俗」這個語詞內



圖一 清 乾隆 〈珐瑯彩堯民土釀圖茶碗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涵的抽象，一般文獻所看到的「風土」與「風物」兩詞，似較具體。就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」所搜尋與「風土」有關的行文來看，「風土」幾乎與「風俗」相互並用，但有時較強調和「土地」、「國家」的關係，例如明張丑《真蹟日錄》討論〈閻立德王會圖〉時，提到「唐制凡蕃客至鴻臚，訊其國山川風土為圖，奏之御前」。至於「風物」，雖然也經常和「風俗」合

用，但在藝術史料中，則多與山水作品同時出現，具有「景色」、「物產」的意思。比方《宣和畫譜》〈日本國〉條下，有「傳寫其國風物山水小景」之記錄等。

可惜的是，這些時代久遠的著錄書籍大多僅留有文字資料而無實作可供比對，因此我們不易想像這些風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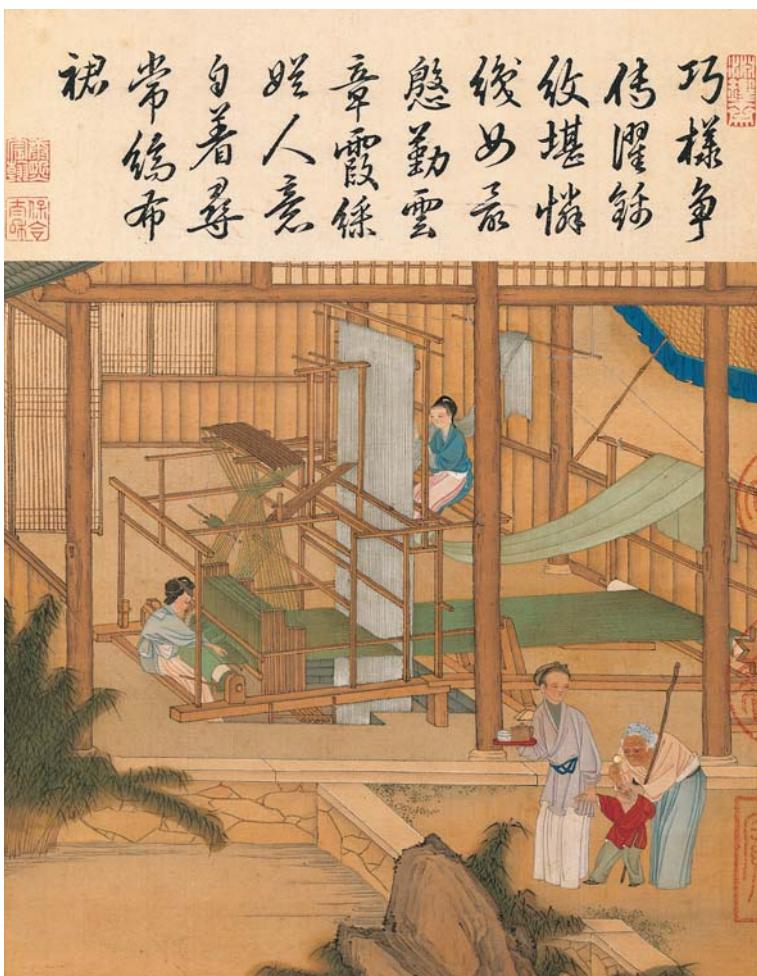
圖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被呈現，是否與古籍中所揭示的觀念相為應對？所幸，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宮作品中，有不少是屬於風俗圖的範疇，透過這些作品，至少可讓我們窺見古代士大夫或為政者之風俗立場的其一面貌。下面，我們就選幾類清代宮廷畫

家的風俗畫作，來看看其背後所承載的帝王期望。

### 清宮風俗圖

#### 一 歡樂富饒的田舍生活

清代宮廷畫家所製作的風俗圖，為方便說明，大致可分為下列三類：



圖二 清 冷枚 〈耕織圖〉第四十四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 清 戴衢亨 〈小春照景冊〉之〈絳稻翻雲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第一，也是最主要的一類，是與農家生活息息相關的部份。這類題材包含甚廣，諸如〈乾隆琺瑯彩堯民土釀圖茶碗〉所描繪幸福淳樸之堯舜子民的擊壤活動；冷枚〈耕織圖〉男耕女織辛勤勞作的田舍生活；戴衢亨〈小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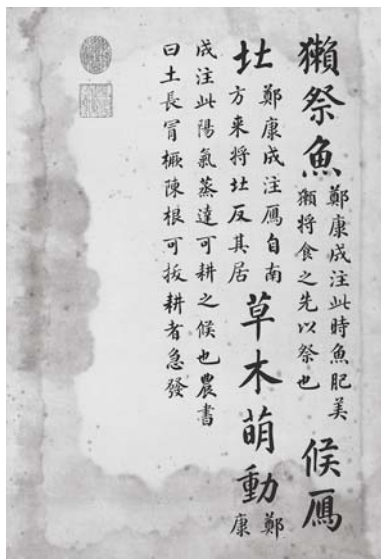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四 清 黃鉞 〈京華春熙圖〉之〈太平紀勝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熙景冊〉之〈絳稻翻雲〉的豐收景象；黃鉞〈京華春熙圖〉之〈太平紀勝〉對喜慶年節的描寫；及張若靄的〈二十四氣圖〉等，這些作品，都是以農村作為主要的發生場景（圖一、五）。有趣的是，畫面中的村民各個氣色豐潤，衣著鮮麗整潔，甚至〈太平紀勝〉中的尋常百姓皆頭戴「官帽」，顯得喜氣洋洋，但這樣的打扮與歡樂、富饒的氣息，似乎與我們印象裡充滿勞苦與汗水的農村生活截然不同，因此我們不禁好奇的是，這些風俗圖究竟呈現什麼樣的農村景貌？其背後是否帶有什麼樣的引申意義呢？

對於以農立國的中國古代統治者來說，風俗的淳樸儉約與人民的忠孝節義，乃是立國的首要條件。即如《齊民要術》所言：「一農不耕，民有飢者；一女不織，民有寒者。：：倉廩實，知禮節；衣食足，知榮辱。：：：蓋言勤力可以不

貧，謹身可以避禍」，這些，皆顯示農桑乃是「國以富強」、「雄諸侯」的重要基礎。而「風俗」在中國畫史作為一種繪畫題材，最晚在《歷代名畫記》、《唐朝名畫錄》中已可見，尤其值得重視的是，此時的「風俗」圖像，也顯然與農村生活具有密切關聯。



圖五 清 張若靄 〈二十四氣圖〉之〈雨水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以《唐朝名畫錄》來看，書中與農村風俗相關的記載，可以范長壽、韓滉為例。朱景玄提及范長壽時，明確指出他擅長「風俗、人物」，「喜畫風俗田家景候人物之狀」；談到韓滉時，也指出他的特長是「村田、人物、水牛、驢子」，「能圖田家風俗人物」。而時代稍早的《歷代名畫記》，雖未特別指出畫家專擅「風俗」題材，但所記載如王廙〈村社齊屏風〉、史道碩〈田家十月圖〉、張僧繇〈田舍舞圖〉、董伯仁〈弘農田家圖〉，或戴嵩擅長的「田家川原」等畫名、題材，皆呼應於描繪田家生活的內容，因此也可推測這些都屬於時人所認知的「風俗圖」範疇。就此而言，在唐代，畫史中以田社作為風俗圖內容的概念，與傳統風俗史籍對農桑之治的重視，實相一致。而這個理解，也被延續於後代，如宋郭若虛的《圖畫見聞誌》，即收入不少與「田家風物」、「豐稔」有關的風俗題材；之前提到清代畫家所製作的農村風俗圖，亦為相同觀點下的作品。

除此之外，在農桑富國風俗觀的影響下，史上不少描寫太平盛世的風俗作品，即以早期農業社會的傳說為藍本加以發揮，其中最典型的例子，大概就是「堯民擊壤」的故事。如〈乾隆琺瑯彩堯民土釀圖茶碗〉上所見，扶老攜幼、載歌載舞的情景是整件作品的重點，擊壤的動作，則由一位坐在地上、手持短棍敲擊土堆的人所完成；類似的表現，亦可在〈傳〉宋梁楷〈堯民擊壤圖〉中

見到（圖八）。因此不難理解，「堯民擊壤」之既定格套在畫史中應早已出現，而畫家對定式的沿用，無非意圖



圖八 清 謝遂〈職貢圖卷〉第一卷（局部）  
〈法蘭西國夷人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七 清 謝遂〈職貢圖卷〉第四卷（局部）  
〈麗江等府怒人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九 清佚名〈番社采風圖〉之〈捕鹿〉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藏（引自杜正勝編撰，〈景印解說 番社采風圖〉，第一圖）

使觀者一看就明瞭描繪主題，進而了解所要表現的，就是遠古聖君治下人民的歡愉與滿足。

由於這類結合農村生活與盛世象徵的題材，正適於作為現世太平的徵象，而頗受歷代帝王重視，如圖一乾隆年製的茶碗上，就有「萬物光輝占有大，九衢熙皞樂昇平」之句，及「太平」、「聖」、「世」的印記。冷枚〈耕織圖〉上，也有康熙皇帝「生民之本，以衣食為天，農事傷則飢之本也；女紅害則寒之源也。」等與《齊民要術》意旨相同的序文。因

此，透過清代宮廷畫家在帝王授意下所製作的農村風俗圖，顯示清代帝王不僅熟稔傳統風俗象徵的題材與意涵，並積極運用農村生活之勤勉、豐收、歡愉、富足、喜慶之風俗圖像，來紀錄、宣示其作為聖王形象的明證，此舉，亦有從上到下，由中央到地方移風易俗之喻。

## 二 可供徵考之土俗民情

清宮所見的第二類風俗圖，是以中土或異域之人民、土俗、異獸、風物等為描繪內容的作品。如謝遂〈職貢圖卷〉，即以兩兩一對的方式，將穿著特殊衣物之雲南、西藏等邊疆民族及法國、英國等外邦人士的異域風情「陳列」於畫紙，敬呈天子眼前（圖七、八）。由巡臺御史六十七請人繪製的〈番社采風圖〉，則以〈捕鹿〉、〈舂米〉、〈織布〉、〈布床〉等十七圖，列舉了臺灣原住民的日常生活與梅花鹿產等異地風物（圖九）。綜觀這類畫作，大抵都有文字配合說明畫中異域人情與特產，而繪畫風格，也多以較具說明性的工筆手法來描繪，

並配合精緻的設色，以彰顯風俗圖背後的聖治之意。

這些作品內容在畫史中亦可找到相應之處。如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提到〈職貢圖〉時指出，此乃「外國首渠，諸蕃土俗本末」；談及東漢張



圖六（傳）宋 梁楷〈義民擊壤圖〉（局部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社師  
恩邑下漢水赤山如蘇  
等社設社師教誨童  
其壹攝三邑亦設社師



圖十 清 佚名〈番社采風圖〉之〈社師〉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藏  
(引自杜正勝編撰,《景印解說番社采風圖》,第十七圖)

衡畫異獸時，也引應劭《風俗通義》的相關記載輔助說明。就此脈絡來看，同書記載闡立本為記錄「異國來朝」所畫的〈外國圖〉，或曹元廓在「天后朝」受命為「九州山川物產」所作的「畫樣」，皆可被歸入「風俗圖」系統。相同的是，宋代《宣和畫

譜》「番族門」〈敘論〉雖未具體指出此門為「風俗」題材，但書中強調胡瓊、李贊華等於作品呈現不同中國「風聲氣俗」之異族，乃因「古先哲王所未嘗或弃」，所以有此「丹青之傳」的論點，及提到畫中風土異習可供按圖查考的功能，皆可見作者對傳

統風俗觀的回應。因此，可知書畫史籍中的「風俗圖」除田家生活之外，也包含了域外風物、異獸等內容，而這些主題，也依舊體現了傳統風俗觀所帶有之政治、教化的意涵。

回到清宮風俗圖的例子，乾隆皇帝在謝遂〈職貢圖〉第一卷就以「累洽重熙四海春。皇清職貢萬方均。：。丹青非為誇聲教。保泰承庥慎杼循。」等句，向四方列國展現了泱泱大國的威權與氣度。巡臺御史六十七的《番社采風圖考》中，由巡臺御史范咸所寫的序也明白道出：「昔周太師陳詩以觀民風，而皇華原隰惟以咨諏諮詢為不及；蓋宣上德而達下情，使臣之職也。今公為此圖，吾知歸而獻之黼座，既足以徵天子修教齊政之治，其亦有豳風七月之思乎！」透過其序，不難明白士大夫階層以風俗圖「徵天子修教齊政之治」的企圖，而此觀點，相信也為〈番社采風圖〉之主導者所熟知。即如此冊尚有〈社師〉一頁，據六十七在《番社采風圖考》的說明：「南北諸社熟番，於雍正十

二年始立社師，擇漢人之通文理者給以館穀，教諸番童。」因此知道〈社師〉所彰顯的，正是清廷的化民之舉（圖十）。

### 三 宛如仙境的城市圖像

至於清宮所藏的第三類風俗圖，是以城市圖像為描寫主題的作品。書畫古籍如郭若虛《圖畫見聞誌》〈敘圖畫名意〉記載古代流傳的「風俗圖」中，即包含隋朝楊契丹所畫的〈長安車馬人物圖〉。之後的《宣和畫譜》，〈序目〉，對「宮室門」的說明則表示，畫作上「宮室臺榭之參差，民廬邑屋之眾，與夫工拙奢儉」，可彰顯人世風俗。故知《宣和畫譜》「宮室門舟、車附」所列，如尹繼昭〈阿房宮圖〉、衛賢〈閘口盤車圖〉或郭忠恕〈車棧橋閣圖〉等描繪建築、車馬的作品，亦可歸入「風俗圖」系統之下。雖然建築遍存於鄉間與城市，但因構成城市圖像的主要內容不外建築、車馬與人物，故筆者在此將其納入城市圖像之一環，一併視之。

清代宮廷所繪製的城市風俗圖為

數頗眾，如陳枚、孫祜、金昆等人所畫的〈清院本清明上河圖〉，唐岱、孫祜等人合作的〈慶豐圖〉，或丁觀鵬所畫的〈太簇始和〉等，若非以長卷將城市周邊景貌搜羅眼底，即多以深廣的俯視角度塑造出城市的雄偉景觀。而畫面，亦多藉由淡雅或濃艷的青綠色彩與朵朵祥雲，襯托出身處華麗市街中的「龍袖嬌民」（圖十一、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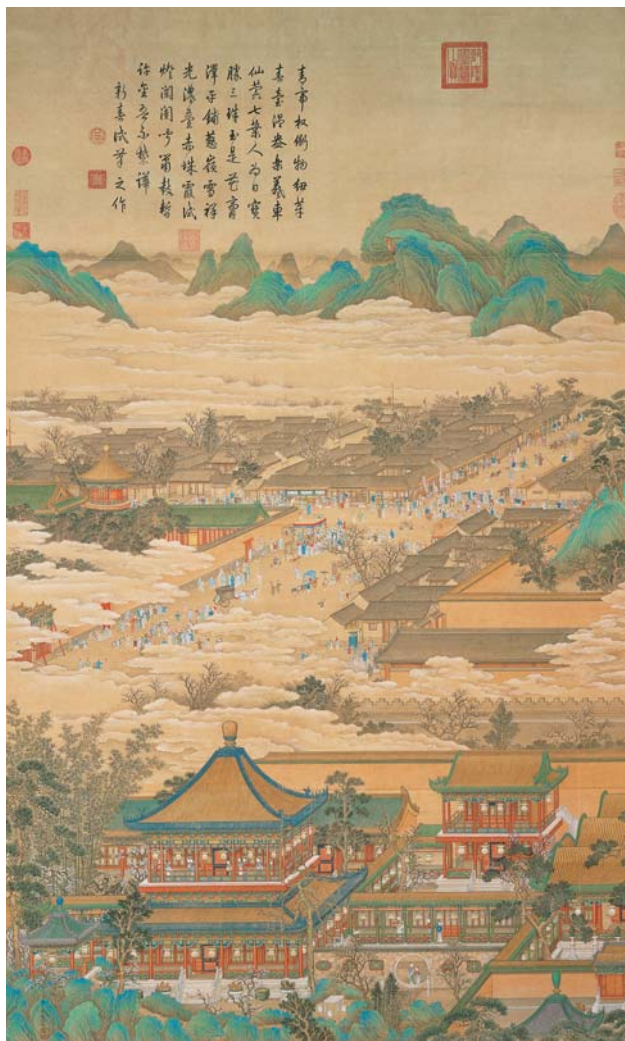
二）。這些深受聖德庇佑的幸福百姓，衣著整潔、鮮麗，徜徉於百貨豐沛、喧騰熱鬧的街市之上，絲毫未見任何生活的困難與苦楚，甚至連乞討夫婦或打架的人群也衣著乾淨，頂多多了些像是「裝飾」用的補丁，以表明身分（圖十三）。換言之，就繪作手法而言，清宮城市風俗圖所呈現的百業，像是將歷代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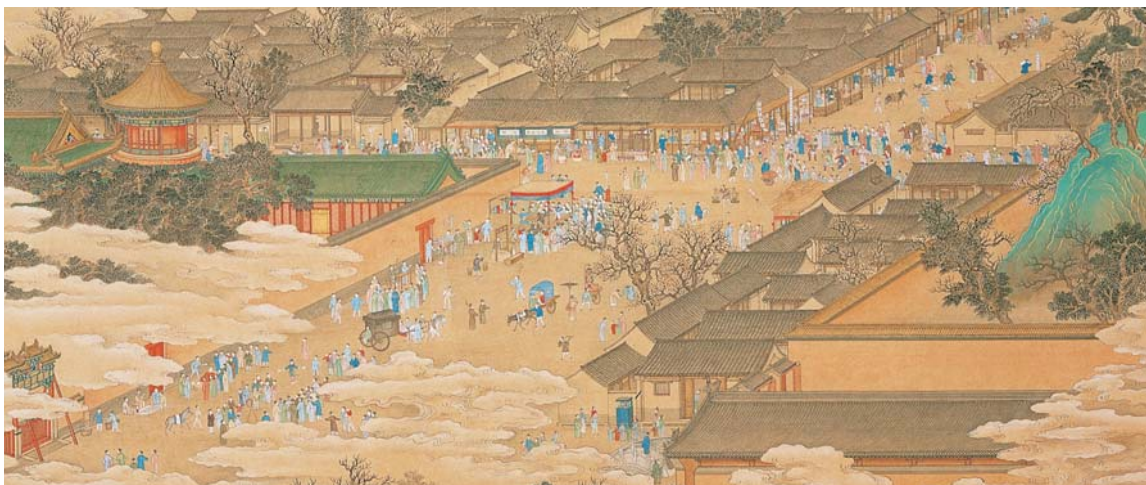
圖十一 清 唐岱、孫祜等〈慶豐圖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市圖像曾出現過的母題全數收羅，以彰顯清代繪畫之大成；就政治角度來看，畫家盡納百業、天下敬呈皇帝，如同將皇帝珍愛的多寶格轉化為紙絹方寸，塑造出錦繡江山、龍袖嬌民盡如天子囊中珍寶的意象。整體而言，這些由壯麗河山所包圍的盛世子民，居住於瓊樓玉宇之中，宛如生活在仙境裡的太平帝國，此不僅宣示了帝王威德，亦令觀者心生嚮往。

進一步來看，不論是〈慶豐圖〉上乾隆御製詩所提到的「貨別隧分庶且富，甲第連雲車馬湊。」或〈太簇始和〉的「膏澤平鋪蔥嶺雪，祥光濃疊赤城霞。」這些題字的內容與精緻鮮麗的畫風，皆清楚傳達帝王希望透過繪畫，將心中盛世景象重塑紙絹之間以證太平的理想（圖十一、十二）。而無論是借漢高祖所建立之新豐縣城為隱喻，或以春神青帝治下之新春歡騰景象為期許，都可清楚看到清代宮廷



圖十二 清 丁觀鵬 〈太簇始和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一 清 丁觀鵬 〈太簇始和〉（局部）  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三 清陳枚、孫祜、金晉昆等〈清院本清明上河圖〉(局部)  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畫家將天子的治國理想，幻化成如實影像之實踐。

## 小結

上面提到之風俗古籍和畫史論著

的文字記載，若非出於士大夫階層之手，就是由官方主導產生，當然，清宮的作品，亦多是在皇帝的首肯或臣子揣摩上意之下的傑作。而透過之前的討論，我們可清楚理解中國上層文人所塑造的傳統風俗觀，與畫史記載，及清代宮廷風俗畫的表現，皆是基於一個共同的立場。因此，清宮風俗圖的內容與表現，似乎皆脫離不了對本國物產富饒、社會祥和的展示，與作為一個萬乘之國對所轄領土或對異域民風地物之掌握的宣示，亦即，大致不出為政治服務的前提。但隨著時代越趨晚近，明、清流傳下來的作品數量亦隨之增長，因此在官方立場的風俗圖以外，也可見到不少民間畫師或文人畫家所畫的風俗作品，而這個部分的作品意涵，就不是僅以「為政治服務」一句所能涵蓋。

基於中國歷史上對「風俗圖」內容從未嚴格定義，後世學者對材料的選取與解釋也各有不同，加上民國之後民俗學觀念的引進，使風俗圖所囊括的範圍似乎遠比古籍所揭示的更趨

廣大，但若依前文討論看來，至少官方風俗圖的內容與背後所隱含的政治意涵是頗為確定的。希望透過此篇短文，可嘗試說明傳統風俗觀影響下之風俗圖的一個面貌。●

### 參考書目

1. 六十七著，《番社采風圖考》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一九六一。
2. 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」，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，一九九九。
3. 王文寶，《中國民俗學史》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一九九五。
4. 王正華，〈過眼繁華：晚明城市圖、城市觀與文化消費的研究〉，收入李孝悌主編，《中國的城市生活：十四世紀至二十世紀》，台北：聯經出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二〇〇五，頁一—三五。
5. 杜正勝編撰，《景印解說番社采風圖》，台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一九九八。
6. 岸本美緒，〈風俗—與歷史觀〉，《新史學》，第一三卷第三期，二〇〇一年九月，頁一—一〇。
7. 畏冬，〈中國古代風俗畫概論（上、下）〉，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，第三、四期（一九九一年），頁一四—一六；五三—六五、六八。
8. 張亮采編，《中國風俗史》，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，一九二二初版。一九九五，臺一版第二次印刷。
9. 廖寶秀，〈也可以清心——茶器·茶事·茶畫〉，台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二〇〇二。
10. 應劭著，王利器校注，《風俗通義校注》，台北：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，一九八八，再版。